

典藏版

手中的砂砾越是抓紧，就越只能任由往日的一切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

听雪楼

指间砂

ZHIJIANSHA

沧月 作品

CangYue

十年踪迹十年心

沧月出道十周年典藏纪念版

这是一座
悲欢离合
聚集的楼
是传奇
和神话的巅峰

如同指尖砂般抓不住的，
是爱情、时间还是生命……
沧月心血逐字修订版 听雪江湖盛装回归
磨铁图书2011重磅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间砂/ 沧月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85-5249-2

I. ①指…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942号

指间砂

作 者: 沧 月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内文设计: **lvymark**Typo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13-85644803

发行科: 0413-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5249-2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典藏版

手中的砂砾越是抓紧，就越只能任由往日的一切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

听雪楼

指间砂

ZHIJIANSHA

沧月 作品

CangYue

十年踪迹十年心

沧月出道十周年典藏纪念版

这是一座
悲欢离合
聚集的楼
是传奇
和神话的巅峰

如同指尖砂砾抓不住的，
是爱情、时间还是生命……
沧月心血逐字修订版 听雪江湖盛装回归
磨铁图书2011重磅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听雪楼

沧月十年
典藏版

【血薇】

【指间砂】

【护花铃】

另敬请期待【忘川】

荒原上的冬雪，稀薄又苍茫。如同那些深深浅浅的爱情，在乱世中，在江湖里，注定要被日光快速蒸发，然后永久存留。

一个如悬崖血色蔷薇般的女子，一个谜一样的年轻霸主，到底是怎样的因缘令他们彼此相依却无法相守？他们心里的那道墙，虽然看不见，却真实地存在于彼此之间的每一寸空气中，终其一生，无法逾越。是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寂静中，只剩沙漏静静悄悄流淌的声音……

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只爱一个人的。那么？而我却是。

建议上架：小说|青春文学
ISBN 978-7-5385-5249-2



9 787538 552492 >

定价：29.80元

责任编辑 | 王天明
特约监制 | 孟 玮 王俊灵
特约编辑 | 刘倩
装帧设计 | 能尔 Studio
内文设计 | livemark lypo

听雪楼

指间砂

ZHIJIANSHA

沧月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指间砂

.....七

序

.....八

黄泉

.....一〇

紫陌

.....二八

红尘

.....四八

碧落

.....六六

跋

.....九八

荒原雪

一〇一

渔村

一〇二

联袂

一一三

往事

一三〇

绝情

一四七

同生共死

一六七

人中龙凤

一八六

暂相逢

二〇三

长别离

二一四

水書

卷四

目錄

听雪楼系列之



指间砂



序

白楼的正厅里，斜阳的影子透过镂花窗投进房间，一片昏黄的斑驳。

这个天下武林的权力中枢，平日里曾有过多少指点江山、激荡风云的气势。然而今日，在这温暖而虚无的斜阳里，却居然充满了一种茫然而凄烈的意味，渐渐如润湿般、无声无息地一点点渗透弥漫开来，侵蚀了所有人的心。

寂静。沙漏上的沙子悄悄的流泻。

数十个白衣人静静侍立在殿内，一殿衣冠似雪。那，都是听雪楼分布于天下各处的坛主以上的精英，每一个人都是只手可翻覆一方的豪杰——然而此刻，那些江湖高手云集在一起，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连呼吸都用内力逼缓，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只是一齐默默的看着大厅的尽头。

在燃烧着长明灯、供奉着鲜花的尽头，停着一对白石的灵柩。

青色的刀和绯色的剑，交错叠放着、置于灵前。

“各位，还有半个时辰。”蓦然，为首的南楚抬头轻轻地宣告，打破了此刻的宁静。在灵柩的四个角落，听雪楼四位护法如同渊停岳峙般侍立一侧，沉默地守护着他们这一生里所效忠之人。

那，已经是最后的一程。

侧头静默地凝望着沙漏，四人中，西北角上那个黄衫男子的眼睛里泛起了淡淡的雾气，默不作声地伸过手轻轻从快要滴尽的沙漏中握起了

一把砂，收拢手指，看着砂子从指间如同水一样细细密密地流走。

那是人的手所不能抓住的东西……

楼主……连你那双曾翻云覆雨的手也无法抓住的东西，又是什么？是生命？是爱情？还是时间？一生征战、令天下武林为之臣服的你，到了最后，却只是和那个人一起沉睡在北邙坡那片碧草之下。

那么，曾经对你发誓效忠的四护法……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他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痉挛着收紧，仿佛想拼命抓住一点什么，然而他越是抓紧，往日的一切就越是如同砂粒般，从收拢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流走。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手心，蓦然间，他的泪水无声无息的滴落在砂中。

那是他归入听雪楼门下五年来的第一次落泪，幸亏，并没有人注意到。落入砂中的泪水转瞬被吸去，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黄泉，该起灵了。”身后有同伴的声音，黄衫男子闻声回头，看着另外三个人。

碧落，黄泉，紫陌，红尘。

听雪楼仅次于三领主的四位护法。

是怎样的一场因缘际会，让他们四个人在这里相遇？又是怎样一个人，令他们四个人为之俯首称臣？如今，一起站在终点的他们回首望去，却有暮云遮远眼，不见来时路的茫然。

如同那一对白色的灵柩里，埋葬的是他们自己的往日。

黄泉

作为一个乡下佃农的儿子，他习武的念头，起自于那一日的黄昏。

那一天，八岁的他跟着父亲从集市上回来，手里拿着鸡蛋换来的小面人儿，雀跃地拉着父亲的衣襟，蹦蹦跳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走到村口那道大斜坡前，跟在父亲身后的他无意间抬头看了看天际。残阳如血，映照着天地。天地之间虽然没有风，但奇怪的是大朵大朵的云却在天际不停翻滚着，变幻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在云层背后，落日将血一般凄烈的颜色泼向整个大地。

八岁的孩子仿佛预感到了什么，禁不住打了个哆嗦，拉紧了父亲的后襟。

就在那个时候，父子两个人都听到了坡上扑面而来的喧嚣声和叫骂声。

“起来！给老子跑啊！他妈的，真是不中用的东西！”斜坡下停着一辆马车，拉车的那匹弩马似乎已经用尽了力气，鼻翼翕张，口中喷着白沫，跪在地上呼哧呼哧的喘息。而那驾小小的车上，竟然密密麻麻的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喷着酒气、醉醺醺的少年。

他认得，为首的正是村里田举人家的三少爷——也是他们家的少东家。

“跑？你家的这老家伙，大概有十年没跑过了吧？”马车上那群恶少打着酒隔，一起哄笑了起来，一边看着那匹筋疲力尽的马，一边仰脖

子喝下带来的酒，“老成这样，还不如一头母猪呢！”

被同伴嘲笑，田三少脸面有点挂不住了，一边嘟囔着父亲居然套了这样的驽马给他们，一边借着酒气爬上了车，挥起鞭子雨点般的抽在老马羸弱的脊梁上，不甘地大骂：“跑啊！跑啊！老畜生……来，兄弟们，大家都拿鞭子来，一起把它给我抽起来！”

车上的少年们都哧哧地笑着，围上来一人一脚地踢着那头老马。然而那匹老马似乎已经是筋疲力尽，任凭那群恶少怎么踢打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只是伏在地上发出微弱的哀叫。

一时间，坡口热闹起来，连村口来往的几个村民都站住了脚，在一边看热闹，跟着哄笑。怎么可能呢？一匹那样的老马，居然要拉着一群人上一个大斜坡？

那匹马又矮又瘦，黄毛黑鬃，瘦骨如柴。但被雨点般落在脊背上的鞭子一打，仿佛感到了某种恐惧，终于踉跄着站起，又没命地拉起车来。但是它不但不能跑，甚至连步子也迈不开，只是缓步往坡上走了几步，呼哧着，又踉跄着被沉重的车拉回来，后腿一崴，蹲到了地上。

车子一震，侧翻，车上几个少年被甩了下来，酒泼了一地。

围观人中的笑声更响了，田三少加倍的恼火，跳下车来，跑到了驽马前面，照准了马头和鼻面就是一顿猛抽，鞭子抽得噼啪响。

“不中用的老东西！抽死你！”吐着酒气的人喃喃怒骂，下手根本没有轻重。马的额头上顿时出现了几道青肿，眼睛上挨了一记，顿时充满了血丝。然而筋疲力尽的老马没有力气、也不敢反抗，腿抽搐了几下，还是匍匐在地上，喘着粗气。

“爹，爹！是老黑、是老黑啊！”孩子蓦然认出了那一匹老马，对父亲喊了起来，用力抓住了父亲衣襟扯着，“他们、他们在打老黑啊！那群混蛋！”

他小小的声音淹没在周围人的起哄与大笑声中，根本没人听见。然而父亲还是惧怕的看着雇主家的三少爷，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嘴，急急道：“咱们走吧，乖儿子！这是他家的马，我们管不了啊……咱们走吧，别看啦！”

孩子的嘴被捂住，发出呜呜的声音，拼命挣扎。

这一对佃农父子刚离开人群，那一边蓦然发出了一声长嘶——原来是那头弩马终于受不了不住的抽打，开始挣扎和反抗，无力地踢起人来。虽然它的蹄子已经软弱无力，但是一时来不及避开的田三少还是挨了一下，不由越发的暴怒起来。

“妈的！居然敢踢人？打死它！”酒气上涌，为了在众人面前挽回面子，田举人家的三少爷气势汹汹地丢下了鞭子，叫嚣着从车子底下拖出一条辕木，“既然这老东西一点用都没了，就揍死它！来，大家都帮我揍！”

当第一棍落在马头上的时候，周围哄笑着的人群蓦然安静了下来，围观的村民们毕竟都是田舍出生，对日常耕作的牲畜有着天生的感情，一时间都有点呆呆的，看着一行血从老马的耳后流下来，说不出话。

“打得好！有魄力！”然而车上的恶少们却大声叫起好来，于是一呆之后，那些围观者也有些应景似的跟着叫了起来。

听到喝彩声，田三少越发起劲，抡起辕木接二连三的用力打在马头上。那匹老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挣扎着甩了甩头，然而很快又被打得跪了下去。

一场残忍的杀戮当众进行着，周围的农人沉默着，不敢说一句话。血色残阳里，只听到垂死的老马喷着响鼻，鼻子里喷出来的，全部都是血色的沫子。

“真是无聊。”路过村口的另一辆马车被围观的人堵住了，在垂着竹帘的车厢里，一个女声蓦然说了一句，白皙的手放下了帘子，“这群野蛮的乡下人。杀一只老畜生难道这么有趣么？”

“小姐，要不我们绕一下路吧？”身边的侍女道，“天色太晚，要赶不上了。”

车内的女子微微颌首，将帘子放了下来。

“住手！你、你要把它打死了啊！你这个——”在马的惨嘶和人的哄笑中间，猛然响起了一个小孩子的声音，由于父亲及时的捂住了他的嘴，后面半句话才硬生生的被止住了。田三少却似乎听到了，醉醺醺的回过头，逡巡的看了一眼围观者，似乎也懒得费那么大力气去寻找说话的人，只是用木棍点着人群，叫嚣：“这是我的马！我的

马！我愿意揍它！谁要是再罗嗦，我连你们一起揍！你们这群杀不尽的贱种穷光蛋！”

“揍死它！揍死它！你为什么不揍啊？”，马车上那群同伴有些挑衅地大笑着说。

田三少眼睛里涌起了野兽一般的光，用力抡起辕木，带着风声“呼”的一声落在老马的脊梁上，黄毛黑鬃的马再也受不住，发出一声凄烈的哀嘶，全身瘫下去缩成了一团。

“老黑！老黑！”那个孩子终于哭着叫了起来，拼命挣开了父亲的手，跑到曾经喂养过的爱马前面去，“住手！不许打它！”

一个村民及时的拉住了这个莽撞的孩子，从背后死死抱住了他，才将他从田三少的棍棒下拉开。他拼命挣扎着，却被捂住了嘴巴无法说话——孩子眼睁睁地看着那群人是怎样抽打老黑的鼻梁、眼睛，终于，他放声大哭起来了。

田三少对准了老马的天灵盖，下死力气抡了最后一棒，然后狂笑着松开手。

在老马最后一声哀嘶中，孩子发狂一般地掰开了那个村民的手，再度叫嚷着冲了过去，扑向那匹黄毛黑鬃的老马，抱住它血淋淋的额头哭了起来。

老马被血糊住的眼睛亮了一下，似乎认出了昔日照顾过它的人，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水，伸出舌头微微舔了一下孩子的手，然后痛苦的喘了一口气，头颅沉重的垂了下去，再无生气。孩子忽然不动了。他跳了起来，握紧两个小拳头，疯狂的扑向那一群大笑的恶少。

这一刹那间，追了他很久的父亲终于赶到了，一把抓住了闯祸的儿子，把他从人丛里拉出去，同时一叠声的向田三少赔不是。

“咱们走吧！走吧！”父亲抱紧了他，对儿子道，“咱们回家去吧！”

孩子呜咽着，被父亲粗鲁地拖着拉开，年幼的他无力地挣扎，只能用手背不停的擦着涌出来的泪水，仰头问：“爹……他们为什么、为什么要打死老黑！你为什么不去救它？爹，你为什么不去救它！”

“孩子，爹无能啊……只能任由这些畜生乱来。”父亲叹息着，回答，“他们是举人家的少爷，在打自家的马，我们能做什么呢？”

看着父亲老实而无奈的眼睛，孩子感觉透不过气来了，他后面的话变成了一片无意义的嘶喊，从极度压抑的小小心灵中冲了出来。

他不要老黑死！他要杀了那群混蛋……他要杀了那些为非作歹的混蛋！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为了这一匹老马，这个八岁的乡下孩子的心里，从此萌发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主宰了他人生的方向。让他在十年以后，竟然成了听雪楼里的四护法之一：黄泉。

看着那一对父子走远，被堵在村口的另一辆马车也开始继续行驶，车中的女子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探出头去目送着远去的人。

车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不过才十五六岁的女孩，穿着紫色的纱衣，绝美的脸上有盈盈的笑意，然而眼睛里却闪动着成熟女子才有的妩媚波光，喃喃：“嘻，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紫黛，上路了。”旁边有人催促，她连忙缩回头去，老嬷嬷在一边直叹气，“这么一耽搁，到洛阳恐怕要天黑了呢。”

那个叫紫黛的女孩再次抬头望望车外，不禁怔了一下——天际的风云在急剧的变幻，而那残霞，殷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

洛阳啊……那个她曾经的家。可是，如今回去，还剩下些什么呢？

父母都已经死了，自己的生命也如同风中飞蓬，连个落地的地方都没有。

“黄泉，当年，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呢……”

很长很长的岁月以后，某一日，那个紫衣的女子趴在少年的肩头，在他耳边吹着温热的气息，慵懶而妩媚地笑着，看着他手里那一把沾着血的短剑。而十八岁的黄衫少年只是微微的皱着眉头，全神贯注地用一块白绢擦拭着手中的兵器。

他的目光低垂，然而长长的睫毛底下，却是类似爬行动物的眼珠，没有焦距，暗淡的棕色，漠然的直视着眼前的一切东西。

“可爱的孩子，今天又杀了多少人？”见他 not 回答，紫衣的女子反

而笑了起来，凑过来，吻了一下少年的额角，眼神散漫而潮湿，“心情不好么？”

黄泉没有回答，忽然起身，用力一甩，将剑笔直地插入身边的地上，直至没柄——

“紫陌，当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给萧忆情献的计策？”他转过头，死死盯着身边女子的眼睛，“你是他的密探，是不是？”

“哈。”看着少年蓦然阴郁严厉的脸，紫陌反而出声地笑了起来，带着好玩似的表情看着他，眼神是有些讥讽的，却依稀又有一种沉迷的意味：“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我当时只不过认出了你，把五年前在那个村口看见的一幕随口告诉了萧公子而已……嘻，能收服当时的你，完全是凭着公子过人的手腕呢。”

“过人的手腕？”黄泉喃喃重复，眼神暗淡下来。

当时的他，只不过是长安城“天理会”门下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自从那一日的黄昏以后，童年的他，心里裂开了一个口子，在那个口子里种下了一个梦想。为了那个梦想，他咬着牙离开了贫穷的家，背着褡裢步行了两个月来到青城山，投入了青城派门下，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江湖闯荡生活。

从一个洒扫庭院的小杂役做起，在吃了七年的苦之后，终于学到了一些立身存命的技艺。为了那个梦想，他放弃了被提拔的机会，离开了飘然隐于世外的青城山，走入了江湖，开始为了自己抱负和理想而战。

无数个日子里，老马死时的情形在他心头萦绕不去，伴随他从一个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个江湖少年。他决意要成为一个剑客，用自己手中的剑，去保护那些弱小不受欺凌。在江湖诸多林立的门派里，他选择了天理会——只因为那个组织的宗旨是锄强扶弱、匡扶正义，在洛阳一带的口碑也非常不错。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在加入天理会后，他所做的却不过是一些和行侠仗义毫无关系的琐碎杂事，比如帮着看守各处堂口、押镖运货，或者教授门下新进弟子的武功……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他的少年岁月在此间渐渐耗尽，离梦想